

[日] 吉本芭娜娜 著 Banana Yoshimoto

白河夜船



YZLI0890122096

SHIRAKAWA YOFUNE

上海译文出版社



白河夜船



YZLI089012209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河夜船/(日)吉本芭娜娜著;徐静波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12

ISBN 978-7-5327-5618-6

I.白… II.①吉…②徐… III.长篇小说—

日本—现代 IV.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18873号

SHIRAKAWA YOFUNE by Banana YOSHIMOTO

Copyright © 1989 by Banana Yoshimoto

All rights reserved.

Japanese Original edition published by KADOKAWA GROUP PUBLISHING
CO., LTD., Japa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Banana Yoshimoto
through ZIPANGO, S. L.

图字:09-2003-349号

白河夜船

〔日〕吉本芭娜娜/著 格子左左/画 徐静波/译

责任编辑/姚东敏 装帧设计/柴昊洲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25 插页 12 字数 63,000

2011年12月第1版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2,000册

ISBN 978-7-5327-5618-6/I·3297

定价:23.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 0571-85155604

目 录

白河夜船	01
夜和夜的旅人	85
一种体验	155
真的睡了好多（文库版后记）	197



白河夜船

是什么时候开始，我独自一人时竟变得如此贪睡呢？

睡眠仿佛涨潮一般向我涌来。我对此手足无措。这种睡眠无涯无垠，其深无底，电话铃声也罢，外面行驶的汽车声也罢，在我的耳朵里都变成了悄无声息。我既不觉得丝毫的痛苦，也不觉得空虚寂寥，在我的感觉中，只有一个死沉沉的睡眠世界。

只有醒过来的一瞬间，心里有点空落落的感觉。当我仰望着有几片云彩的天空时，心里知道我已经睡了很长的时间。我心里朦朦胧胧地意识到，虽然自己原本并不想睡的，却在床上虚度了整整一

天……在这种类似于屈辱的沉重的后悔中，蓦地我感到了一阵惊悚。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将自己委身于了睡眠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停止了抵抗呢？我曾经有过的朝气蓬勃、心神清爽的日子是在什么时候？想起来，那似乎是太遥远了，宛如太古时代一般。我的眼睛中只见到了一些羊齿类植物和恐龙等的粗犷鲜明的颜色，眼前只是出现了一些如同遥远的过去一般的朦胧的画面。



只有男朋友的电话，即使睡着的时候我也能知道。

岩永打来的电话铃声，跟别的不一样，我会听得很清楚。不知为什么，我总能清楚地明白。其他的各种声音都是从外面传入耳朵的，而他打来的电话，就如同我戴着耳机一般，这声音是从我头脑里边欢快地响起来的。于是我起身拿起了电话筒，这时他就会以一种令人心头一惊的低沉的声音呼唤我

的名字。

“寺子？”

我答道，是。我回答的声音实在太虚空了，他不觉笑了笑，然后每次都问我同一句话：

“您又在睡觉吧？”

他平时说话不夹带一点点敬语，这时突然以这样恭敬的口吻跟我说话，我听了后满心喜欢，每次听到，仿佛就觉得这世界“倏”地一下关闭起来了。好像卷帘门一下子落了下来，眼前一片漆黑。我一遍又一遍地玩味着这声音的余韵。

好不容易，我的意识终于清醒起来，我对他说道，你上次打电话来的时候，是一个下雨的黄昏。突然下起的大雨的雨声和黑沉沉的天空的颜色，将整个城市包裹了起来，就在这时你突然打来了电话，成了我与外界相连的极其重要的联络线。

当他的声音开始说起约会的时间和地点时，我开始觉得无聊。我心里想，与其听那样的话，我倒宁愿你再说一遍“您又在睡觉吧”，再说一遍吧。

我一边想着一边用脚顿着地板，手里做着记录。
嗯，几点。好，就在那儿。

要是现在有人肯向我保证说，我们俩目前的这种行为是真正的恋爱的话，我恐怕会觉得一块大石头落下心来，情不自禁地跪倒在那人脚边。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如果目前的行为只是过眼云烟的话，那么我宁可像现在这样一直昏睡过去，希望听不到他的电话铃声。我希望立刻就让我一人独自待着。



就这样忐忑不安的困倦中，我迎来了与他相识了一年半后的夏天。

“我一个朋友死了。”

我没能说出这句话，至今已经两个月了。我明白，我要说的话，他一定会认真倾听的。可连我自己也弄不懂，我竟然一直都没有说。

在夜里，我心里总在思量：说么？现在就开始说么？

我一边行走着，一边在寻找词语。

我一个朋友死了。你没见过吧。是跟我关系最要好的一个女孩子。名叫诗织。大学毕业后，她做了一份非常怪异的工作。嗯，怎么说呢，是一种挺复杂的类似于卖淫一样的活儿，算是服务行业吧。但她真的是一个好女孩。念大学的时候，她就跟我两个人住在我现在住的房子里。那时真是愉快极了，开心得不得了。没有任何可怕的事，两个人每天聊天说闲话，或通宵不眠，或喝得酩酊大醉。不管在外面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回到房间后又说又闹，乱开玩笑，烦恼顷刻就抛在了脑后。那时真是开心呀！我还经常跟她一起讨论你我之间的事呢。说是讨论，其实是说一些你的坏话呀，或是讲一些你的吸引人之处呀，两个人之间就老说这些话。这下你明白了吧，男人和女人，绝对成不了朋友。当彼此之间真的已经很融洽的时候不是已经……不，不，我跟诗织不是恋情，我们真的是很要好的朋



友。和诗织在一起，具体怎么我也说不好，就是当人生的沉重“咚”一下降临在你头上时，这沉重会减轻一半。你的心情会变得轻松起来。她虽然也没有特意为你做点什么，但不管你的精神处于何等放松的状态，都不会有任何紧张感向你袭来，而是一种恰恰好的亲切温柔的感觉。还是女孩子做朋友好。那时你也在，诗织也在，我心里虽然充满烦恼，不过这一类小孩游戏一样的玩意儿，如今想起来，却是像过节一样令人怀念。每天哭哭笑笑。对了，诗织真是个好女孩，她“嗯、嗯”地听你说话的时候，嘴角总是带着微笑。而且会出现两个小酒窝。但是，诗织自杀了。当然她早就离开了我现在的房子，一个人住进了豪华的房间，结果吞服了大量的安眠药，在房里小小的单人床上死去了……她的工作间里有一张硕大的、就像是中世纪贵族睡的那种松软的、带有顶盖的大床，她为什么不躺在那上面死去呢？我虽然是她的朋友，却也不明白其中的缘由。我还以为诗织会说，反正要死，死在豪华

大床上更可能进天堂。她母亲从乡下飞过来，打了电话给我，我才得知了她的死讯。我是第一次见到她母亲，她跟诗织长得很像，见到她，我满心悲伤，她问我诗织在做怎样的工作，我到底还是没能回答她。

这些话还是无法顺溜地说出来。我知道，我越是想把脑子里想的东西说出来，这些话语就越容易变成粉末，随着往前倾倒的颓势，在风中零落飘散，所以说不出口。按我这样的说话方式，什么都无法告诉对方。结果唯一能正确表达的，就是“我一个朋友死了”。究竟该用怎样的表达方式才能传递出我内心的凄凉呢……

在临近夏天的夜空下，我边走边想。在走过车站前的一座很大的人行天桥时，他说：

“明天我只要下午去上班就可以了。”

汽车的长蛇阵连成一片，闪烁着光芒，在远远的街角处拐了进去。夜突然变得无限悠长。我心里

挺开心，忘却了诗织。

“那，我们在一起过夜吧。”

我跳起来一把抓住他的手说。他并没有转过身来，脸上带着平时的微笑说：“好呀。”

我觉得很幸福。我喜欢夜晚，喜欢得不得了。在夜色中，似乎一切都可能发生，我睡意全消。



和他在一起，我偶尔会见到“夜的尽头”。对我而言，那是此前从未见过的景象。

不是两人同时达到高潮的时候。高潮的时候，只是两人之间毫无缝隙，也无暇驰心旁骛。他是个在做爱时一句话也不说的人，太过于沉闷，所以我就故意逗他说这说那的，但实际上我是非常喜欢彼此都沉默不语的。我总觉得，通过他，我仿佛是与一片巨大无边的夜睡在一起似的。正因为他闭口不语，我才感到自己在整个地拥抱着比他本人更加深刻真切的他。在他离开我的身体、说“可以睡了吧”之前，我脑子里可以不思考任何东西。只要闭

起眼睛去感受真正的他就行了。

这是夜深的时候。

留宿的场所无论是大宾馆还是车站背后廉价的小旅馆都一样。我总在半夜里，感觉仿佛听到了风雨声，便蓦地醒过来。

这样一来，就非常想看看外面的情形，于是就打开了窗户。凛冽的晚风吹进了满是热气的房间内，我望见了闪烁的星星。或者是淅淅沥沥地开始下起了雨。

对着窗外眺望了一阵子后，忽地转过身来看看身旁，原本一直以为睡着的他，却分明是睁开着眼睛。不知为何，我一下子说不出话来，只是默默地凝视着他的眼睛。他躺在床上，照理是看不见外面的景物的，但他的眼光却显得澄澈明亮，仿佛窗外的声音和景色都映照在了他的眸子内。

“外面怎么样？”他用一种十分平静的语调问道。

我会回答说“在下雨呢”，或者是“在刮风

呢”，或者是“夜色清朗，能看见星星呢”。不知为何，会有一种孤寂落寞的感觉，弄得人快要发疯。跟他在一起，怎么会有孤寂落寞的感觉呢？也许是因为我们两人之间诸种复杂的事情；也许是因为我对两人的诸事皆觉得欢喜，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心绪，比如想要做什么之类的明确的念头。



只有一点，我心里一直很清楚，就是我们之间的爱情是由一种孤寂落寞支撑着的。在这闪着光亮一般的孤独的黑夜中，两人静静地待着，无法从颓然麻木的心境中腾跃起来。

这，就是夜的尽头了。

我供职的那家小公司实在太忙，一点也无法抽出时间来与他见面，于是我就干脆立即辞去了工作。闲荡了已经快有半年了。白天无所事事，于是就料理一些自己个人的购物呀洗涤衣物什么的，日子过得闲闲的。

我自己有些存款，虽然数额并不很大。我对他

说，我是为了自己才把工作给辞了的，可他却每个月汇给我一笔数额惊人的钱款，所以我日子过得很轻松。一开始我曾有瞬间的犹豫，心想这就是情人的生活么？但来者不拒是我的人生信条，所以就欢欢喜喜地收下了他的钱。也就是说，也许是觉得有空闲，于是就一直睡在床上了。我不清楚这样的女孩子在全日本究竟有多少，但白天在百货公司里遇见的那些既不像大学生也不像自由职业者的、有一点异样的、昏昏蒙蒙的女孩子，说不定就是这一类人。因为我很清楚，自己正是这类眼神空洞、四处闲逛的人。

就在这样闲逛的某个晴朗的下午，我偶然撞见了一个朋友。

“你好吗？”

我朝他奔过去问道。他是我大学时的同学，是个头脑聪敏、人品很好的男孩。诗织曾与他交往过一阵子，时间虽然不长。有几个月他们也曾住在一起。

“嗯，好啊。”他笑着答道。

“在干什么？公事？”

他穿着一件黑色的衬衫，下面是一条全棉的长裤，看上去完全是便服，手里空空的，只拿了个信封。

“是啦！正要去送一件东西。你还是老样子？好像挺悠闲的嘛。”



他说话的特点，是往往把词尾温柔地拖成长音。在蔚蓝的天空下，他和善地微笑着。

“嗯，闲闲的，什么工作都没做。”我说。

“挺优雅的嘛。”

“对。你是去车站吧？我跟你一起走到对面的街角吧。”

我们一起往前走。

被街上的景物裁剪出来的碧空，奇妙地轮廓分明地闪着光芒。我觉得自刚才的那一刻起，自己仿佛置身国外。正午的街景和阳光，有时会打乱我的记忆和各种事情。到了盛夏时节就越是如此。我可

以感觉到，手臂被太阳晒得热辣辣的。

“真热呀。”

“真热。”

“我听说诗织死了？”他说，“我是最近听说的。”

“是。她父母亲从老家赶了出来，事情弄得挺大的。”我的回答有点怪。

“我想是吧。听说她在干一种挺奇怪的活儿？”

“是呀。这世上什么买卖都有啊。”

“她是死于工作？”

“……不知道。不过，大概不是吧。”

“是呀，这事只有她本人知道了。可她脸上老是笑盈盈的，是个好女孩呀。我很难理解，像她那样的人怎么会有令她走上绝路的烦恼呢？”

“我也不懂。”

接着两个人一时间都没有出声，并排慢慢走下了宽宽的坡道。有好几辆车从我们身边向前驶去，太阳从正面明晃晃地照耀着。头发湿漉漉的诗织，